

青鳳

黃樓一角月三更明燭光

吳語迎開讀二篇青鳳傳

◎沈鏡

◎魯南仁

◎杜羨莊

◎朱強

◎編譯

繪圖白話聊齋

齊魯書社



编译导言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作者运用亦真亦幻的浪漫主义笔法，传写动人的仙狐鬼怪故事，自成书之初，即“流播海内，几家有其书”（《冷庐杂识》语），受到普遍欢迎。迄今三百多年间，广泛流传于三教九流，千家万户。同时被译成多种外语文字出版，蜚声海外。

为了更好地向大众普及这一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弘扬齐鲁乡邦文化，我们从《聊斋志异》四百四十多篇故事中，分类编选了有代表性的作品九十七篇，按汉语通用文字语法译成白话文，并配以清光绪间刊行的名家插图四十九幅，采用异型开本、优质材料和精致的包装设计，打造精品，奉献给喜爱《聊斋》的广大读者。

《聊斋志异》写鬼写狐高人一等，主要是借谈鬼说狐揭露批判黑暗腐败的官场吏治和封建科举与婚姻制度。但总观全书所涵盖的内容题材还要丰富广泛得多，涉及到人间、地府、天国、自然空间的人鬼、仙狐、花鸟、草虫与各种怪异、禽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因此，本书分为“仙狐鬼怪”、“真情挚爱”、“侠客义士”、“科举仕宦”、“冤狱奸贪”、“善恶报应”、“机巧智谋”、“奇技异能”、“灵禽义兽”等九类加以编译，便于读者了解《聊斋志异》的全貌。类编不受以往陈旧观点与别家选篇的局限，而是更多地融入时代的观照，以现实开放的眼光重新审视遴选。这在建国以来的诸多注译及白话选编本中，无疑是

独树一帜的。书中文字与清代原版插图珠联璧合，组成流行的图文本，很自然地将古代传统版画艺术引入当代读者的审美视角。从而形成了本书区别于其他林林总总白话聊斋的独家特色。

作品的编选，经反覆翻阅检选，斟酌归类；译文遵循信、达、雅的审美通则，力求平实流畅，解读准确，切近原意。但《聊斋志异》多达四五百篇，包罗宏富，编译类选工作繁难，缺乏经验，难免存在遗漏与疏误，诚望专家与读者不吝指教。

编译者

2003年12月26日

目 录

仙狐鬼怪

- 画壁 /1
- 画皮 /4
- 酒友 /6
- 白于玉 /8
- 夜叉国 /13
- 刘海石 /17
- 狐妾 /19
- 罗刹海市 /23
- 荷花三娘子 /29
- 齐天大圣 /32
- 青蛙神 /35

真情挚爱

- 王六郎 /39
- 娇娜 /43
- 青凤 /49

- 婴宁 /53
- 莲香 /61
- 阿宝 /69
- 巧娘 /73
- 鲁公女 /80
- 连城 /83
- 翩翩 /88
- 姊妹易嫁 /91
- 葛巾 /94
- 陈云栖 /100
- 王桂庵 /106

侠客义士

- 聂小倩 /111
- 田七郎 /117
- 王者 /122
- 侠女 /123
- 商三官 /128

庚娘 /129

崔猛 /133

五通 /138

科举仕宦

考城隍 /141

叶生 /143

陆判 /145

续黄粱 /150

胡四娘 /156

周克昌 /159

司文郎 /160

于去恶 /164

王子安 /169

何仙 /171

书痴 /172

三仙 /176

冤狱奸贪

成仙 /178

红玉 /183

向杲 /187

冤狱 /188

张鸿渐 /191

席方平 /197

王十 /202

善恶报应

瞳人语 /205

三生 /207

鸦头 /209

花姑子 /213

大力将军 /218

梦狼 /220

钱卜巫 /223

乔女 /226

大男 /229

纫针 /233

机巧智谋

贾儿 /237

局诈(三则) /240

诗漱 /245

于中丞 /247

折狱 /248

胭脂 /252

张氏妇 /258

太原狱 /259

新郑讼 /260

奇技异能

偷桃 /263

种梨 /265

劳山道士 /266

口技 /269

老饕 /270

保住 /273

寒月芙蕖 /274

武技 /276

颜氏 /277

鸟语 /280

真生 /281

褚遂良 /283

丐仙 /285

灵禽义兽

蛇人 /290

义鼠 /292

鼠戏 /293

螳螂捕蛇 /293

义犬 /293

赵城虎 /294

禽侠 /295

义犬 /297

鸬鹚 /299

促织 /300

大鼠 /304

狼(三则) /304

毛大福 /306

画壁

江西人孟龙潭，和一位朱举人旅居在京都。一天，两人偶然走到一座寺院，殿堂僧房都不太宽敞，只有一名老僧临时寄住在里面。见有客人进来，老僧整整衣裳出来迎接，引导他们在庙里游览。殿中塑有六朝名僧志公和尚像，供奉香火。两边墙上所绘的壁画极为精妙，画面人物栩栩如生。东壁画着散花天女，内中一名垂发少女，手里拈着花枝微笑，樱桃般的嘴唇像要开口说话，水汪汪的眼睛顾盼流转。朱举人注目打量好久，不觉意动神移，恍惚间心思凝想，身体忽然飘起，如同腾云驾雾，已经飞到壁画上去了。只见楼台殿阁重重，不再是人间景象。一个老僧坐在法座上讲说佛法，许多袒露一肢臂膀的僧众环绕四周，注视听经。朱举人也夹杂在僧众中间。稍停之间，好像有人暗中拉他的衣袖。回头一看，原来就是那位垂发少女，对他甜然一笑，竟自转身走了。朱举人随即移步跟她出去。

走过一道曲栏走廊，少女进入一间小房。朱举人脚步迟疑，不敢跟进。少女回过回头来，举起手中的花，远远地作招呼他的样子，于是朱举人便快步跟了上去。房内寂静无人，朱举人急忙拥抱少女，她也不很拒绝，两人便狎昵欢爱。完事之后，少女关好房门离去，嘱咐朱举人不要咳嗽出声。到了夜里女郎又来。如此过了两天，被女伴们发觉，一齐把朱举人搜了出来，戏耍少女说：“肚子里的小孩都已好大了，还披垂着头发充处女呀！”大家一起捧出钗簪耳环，催促她梳挽发髻。少女含羞不说话，听凭姐妹们改妆梳理。一位女伴说：“姐妹妹，我们不要久停了，恐怕人家不高兴啊！”大家嬉笑着走了。

寶輝

微笑拈花壁上
綠鞋玄鞋兩
棋棚從來幻境
由心遣試向黃
梁夢有無



朱举人端详少女，头上乌云般的发髻高耸，鬓鬟玲珑的钗环低垂，比披发覆额时更觉美艳动人。环视四周无人，两人又渐渐拥偎亲昵在一处，一缕兰麝的香气沁人心脾。

两人正乐在兴头上的时候，忽听有铿锵踏地的皮靴声急促传来，拘捕锁链响动。接着又有纷杂的喧哗、争吵声。少女闻声惊起，和朱举人往外偷看动静。只见一个金甲使者，面如黑漆，胳膊挽着锁链，手里提着木棒，一群女子围着他。金甲使者问：“全都来了吗？”群女回答：“已经全来了。”金甲使者说：“如果有私藏下界凡人的，你们应立即告发，不要留下忧伤啊！”群女又同声回答：“没有。”金甲使者转过身来像鹰隼一样回顾扫视，似乎要搜查藏匿的人。少女见此情景非常害怕，吓得面如死灰，十分慌张地对朱举人说：“你可快藏到床底下去！”她说完就打开墙壁上的一扇小门，仓促地逃走了。

朱举人趴在床底下，连大气也不敢喘。顷刻间听得靴底声响进屋里来，又出去了。没多久，嘈杂声渐渐去远，他心里才稍微安定下来。可是屋外总有来来往往的人谈论着什么。朱举人局促不安地蜷缩在床下，觉得耳中如蝉鸣般嗡嗡作响，两眼直冒火花，那种难捱的情状，几乎难以忍受，但也只好静听外面的动静，等待少女回来。他此刻竟然不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

当时孟龙潭在殿里，转眼间不见了朱举人，便犹疑不定地询问老僧。老僧笑道：“他到那边听讲说佛法去了。”孟龙潭又问在哪里，老僧回答说，不远。稍停，老僧用手指弹着墙壁喊道：“朱施主！为什么去了这么许久还不回来？”随即看见墙壁画中有朱举人的像，他站在那里侧耳倾听，好像听见或觉察到了什么。老僧又呼唤道：“你的游伴等得很久了。”于是朱举人从墙壁上飘然而下，灰心丧气地木然站在地上，目光呆滞，腿脚发软。孟龙潭大为惊骇，慢慢地问他是怎么回事。

原来，朱举人正趴在床下，听得敲门声如同雷鸣，所以才走出房门来探听。此时，大家同看壁画上的拈花女郎，头上螺髻翘耸，不再是垂发少女了。朱举人惊讶地向老僧拱拜，询问其中的缘故。老僧笑道：“幻觉是由人心里产生的，贫道我怎能解释呢！”朱举人听了，感到郁结而不舒畅，孟龙潭心里惊骇而无主张。两人就起身踏着台阶一步步走出寺院。

异史氏说：幻觉是由人心里产生的，这话大致有道理。人有了淫邪之念，因此产生猥褻的幻境；人有了猥褻的心理，因此产生恐怖的幻境。菩萨指点愚昧无知的人，千般幻境同时出现，都是人的心理意念自动造成的罢

了。老僧的苦口婆心非常恳切，可惜没听说朱举人受老僧的启示而大彻大悟，披剃入山，皈依佛门啊！

画皮

太原有个姓王的书生，一天大清早走在路上，遇见一位女郎，独自一人抱着包袱赶路，走得很吃力。王生赶上去一看，是个十六七岁的美貌女子，心里爱慕喜欢，问道：“怎么天还没亮，就孤零零地一人赶路呢？”女郎说：“行路之人，不能帮我解除忧愁，何必劳烦你打听！”王生说：“小姐有什么忧愁？或许能为你尽点力，在所不辞。”女郎伤心愁苦地说：“父母贪图钱财，把我卖给富豪家做妾，大老婆嫉妒得很，早晚打骂侮辱我，实在不堪忍受，打算远远地逃走。”王生问：“到哪里去呢？”女郎说：“失所逃亡之人，哪有一定的去向。”王生说：“我家离这里不远，就请屈身光顾。”女郎欢喜，便跟随王生走。王生替她提着包袱，领她一起回到家里。女郎打量屋里无人，问道：“郎君怎么没有家小？”王生回答说：“这是书房。”女郎说：“这个地方最好。你如果同情我想救我一命的话，请一定保守秘密，不要泄露出去！”王生答应了她，便和她欢合同居。把女郎藏在密室中，过了好几天，外人都不知道。王生略微向妻子透露了一点，妻子陈氏怀疑是大户人家的姬妾，劝丈夫打发她走，王生不听。

王生偶尔到街市上去，遇见一名道士。那道士看见王生很惊讶，劈头问道：“你碰见什么了？”王生回答说：“没遇见什么。”道士说：“你身上被邪气缠绕，怎么说没有？”王生又竭力辩白。道士便走了，说道：“真让人迷惑不解啊！世上竟有死到临头而不醒悟的。”王生因为道士的话说得怪，很疑心女郎。转念又想，明明是个美人，哪至于是妖怪呢？料想道士是借驱邪除灾而混饭吃的。一边想着，不多时走到书房门前。门从里边关住，进不去，他对里边的行为产生了疑心，便从墙缺口翻到院里，那密室的门也关闭着。他便蹑手蹑脚地走近窗户往里偷看，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鬼怪，脸色青绿，牙参差尖利如锯齿，把一张人皮铺在床上，手执彩笔描画人皮。画完将笔扔掉，揭起人皮，像振动衣服一样披到身上，随即变成女子。王生见到这种情形，非常恐惧，吓得像动物一样低伏着身子走出院子来。急忙去追寻道士，已不知到哪里去了。四处追

踪，终于在郊野遇见。赶紧跪在地下乞求救命。道士说：“让我赶走她。这东西也用心良苦，刚刚找到替身，我也不忍心伤害她的性命。”就把驱蝇的拂尘交给王生，叫他挂在寝室门口。临别时，相约在青帝庙会面。

王生回到家，不敢进书房，就在内室睡下，将拂尘挂在门外。一更多天，听到门外有脚步声，自己不敢去看，便叫妻子从暗中观察。只见那女郎走了过来，望见拂尘便不敢进门，站在那里咬牙切齿，好久才离去。不多时又来了，骂道：“道士吓唬我，我终究不会怕他。难道到口的东西再吐出来吗？”说着便扯下拂尘来撕碎了，撞坏卧室门进去，一直登上王生的床，撕开他的肚腹，挖出来捧走了。王妻大声喊叫，婢女进房点烛照视，见王生已死，腹腔里血肉狼藉。其妻陈氏害怕啜泣而不敢出声。

第二天，陈氏让弟弟二郎跑去告诉道士。道士愤怒地说：“我本来怜惜她，鬼东西竟敢如此！”立即跟着王生的弟弟二郎来到王家，那女子已不知到哪里去了。随后道士仰头四望，说：“幸好逃得不远。”问道：“南院是谁家？”二郎说：“就是小生的住处。”道士说：“鬼物现时就在郎君住所。”二郎感到惊愕，以为没有。道士问道：“家里是否曾有个不认识的人来过？”二郎回答说：“我一早奔赴青帝庙，的确不知道，须回家去问问。”他去了，一小会儿就返回来，说道：“果然有这回事。早晨有一个老妇来了，想做仆妇给我家干活，我内人没答应。她还在我家。”道士说：“就是这个鬼物了！”于是便与二郎一同前往。

道士手执木剑，站在庭院中央，呼喊道：“孽鬼，还我的拂子来！”那老妇在屋里大惊失色，出门正想逃走。道士追上去击打，老妇跌倒在地，人皮一下子脱落下来，变成一个恶鬼，趴卧着像猪一样嚎叫。道士用木剑砍下她的头，那身子化为浓烟，在地上绕成一团。道士取出一个葫芦，拔开塞子，放置在浓烟中，呼溜溜地如口吸气，瞬息间烟就吸完了。道士将葫芦塞住口装进袋子里。大家一起看那张人皮，眉、眼、手、脚，无不齐备。道士把它卷起来，有如卷画轴的声音，也把它装进袋子里。于是告别回去。陈氏在门口拜迎道士，哭着哀求使丈夫起死回生之法。道士辞谢说无能为力。陈氏更加悲伤，跪伏在地上不起来。道士沉思了一下说：“我的道术浅，确实不能起死回生。我指点一个人，或许他能做到。你前去求他，肯定会有效果的。”陈氏问是什么人，道士说：“集市上有个疯子，时常卧在粪土垃圾中，试着去请教哀求他。假如疯子发狂侮辱夫人，夫人千万不要恼怒！”二郎也早就知道有这么个疯子，于是拜别道士，与嫂

嫂一起前去。见一个乞丐在道上疯疯癫癫地唱歌，鼻涕拉得有三尺长，污秽不可近身。陈氏双膝跪地迎上前去。乞丐笑着说：“美人爱我吗？”陈氏告诉他自己的来意，乞丐又大笑道：“人人都可以做你的丈夫，救活他干什么？”陈氏依然苦苦哀求他。乞丐于是说：“奇怪呀！人死了却来向我求活命，我是阎罗王吗？”说着，怒气冲冲地用棍子打陈氏，陈氏忍痛受着。市面上围观的人渐渐聚拢得如墙头一般。这时乞丐咳吐了满把痰唾，举向陈氏嘴边说：“吃了它！”陈氏涨红了脸，满面为难的样子；但想起道士的嘱咐，便强忍着吞了下去。觉得痰入喉中硬如一团棉絮，咯咯地咽下去，堵结在胸间。乞丐大笑道：“美人爱我呀！”于是起身就走，连头也不回。陈氏尾随着他走进庙里去，想跟上去求他，却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前前后后搜寻，绝无一点踪迹。只好羞惭恼恨地回家去。

陈氏既哀叹伤悼丈夫死得悲惨，又悔恨自己吃痰唾的羞辱，她前仰后合地悲伤啼哭，只想赶快死了。方才想为丈夫擦拭血污，收敛尸首，家人都站在一旁观望，没有敢靠近的。陈氏独自抱起尸体，收肠入肚，一边料理一边哭。哭得厉害，声音嘶哑了，突然想呕吐。觉得胸腔中塞聚的东西突涌而出，还没来得及转过脸去，已喷溢落入王生的胸腔中。吃惊地一看，竟然是一颗人心，在胸腔中还突突地直跳，热气蒸腾像烟雾一样。陈氏大为惊异，急忙用两手将胸腔合拢，用力抱挤。稍稍松了一点，那热气就缕缕从裂缝中冒出来。她就撕裂锦绸将胸腹束紧。用手抚摩着尸体，觉得渐渐温和起来，就扯过被子盖上。半夜掀起被子探视，鼻子有了气息。到天明终于活过来了。睁开眼说道：“恍惚如梦。只觉得腹部隐隐作痛罢了！”再看胸腹破裂处，已经结成铜钱大的疮痂。不久就愈合了。

异史氏说：世人愚蠢呀！明明是妖怪，却以为是美人。世人糊涂呀！明明是忠告，却以为是妄谈。然而贪爱人家的美色而夺取了，自己的妻子也将吃人的痰唾而甘心了！天理报应如常，只是愚昧迷惑之人不能醒悟罢了。可悲啊！

酒 友

有个姓车的书生，家业达不到中等资产，却养成了饮酒的嗜好，每天晚上不喝几杯不能睡觉。因此，床头上的杯瓶常不空着。



一天夜里，他睡醒觉翻身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个人和自己睡在一起。他原以为是盖在身上的衣裳滑落在一边，伸手一摸，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好像是猫而比猫大。点灯照看，原来是一只狐狸，喝得酣醉而大卧沉睡。看看床头的酒瓶，已经空了。车生因而笑笑说：“这是我的酒中朋友啊！”不忍心惊醒它，给它盖好衣服并且用手臂揽住它，和它睡在一起。依旧点着灯烛，观察它会有什么变化。半夜时分，狐狸醒来，打了个哈欠。车生笑道：“睡得好美啊！”揭开衣被一看，竟是一个穿戴文雅的英俊书生。书生折身起来跪在床前，拜谢不杀之恩。车生说：“我嗜好酒曲，人都当我是傻子；只有你，才是我鲍叔牙一般的知心朋友啊！如果对我没什么疑虑的话，就该成为酒中的好友！”说着便拉狐友上床重新睡下，并且对他说：“你可以常来，不要有什么猜疑。”狐友点头答应。

当车生睡醒时，狐友已经走了。他便备下好酒一壶，专等狐友来饮。到了晚上，狐友果然来了。两人便开怀地促膝对饮起来。狐友酒量大而且说话风趣，车生便觉得情味投合，只恨相交太晚。狐友说：“我屡次来这里找酒喝，用什么来报答你呢？”车生说：“不过是喝杯酒图个欢乐，哪值得一提！”狐友说：“尽管如此说，可你是个穷书生，买酒的钱来得很不容易，我应当设法为你弄点买酒的钱。”第二天晚上，狐友来告诉车生说：“离此处往东南七里地，道旁有人丢失的金钱，你可以明天早上去把它取来。”天一亮车生就去了，果然捡到两吊钱。便去买来好菜，以备晚上下酒。有一天，狐友又告诉他：“后院有窖藏的钱财，你可以把它挖出来。”车生照他说的地方去挖，果然得钱一百多贯。车生大喜道：“现在口袋里有钱了，就不用成天为买酒发愁了！”狐友说：“不能这样讲。马路上车辙沟里的水，哪能够你长久掬捧呢？应当另想别的财路。”改日，狐友对车生说：“现在市场上荞麦价钱便宜，这种奇货可以收购囤积起来卖好钱。”车生听从狐友的话，收购荞麦四十多石。别人见了都讥笑他。没过多久，遭遇大旱，庄稼都枯死了，只有荞麦耐旱可种。车生乘机出售荞麦种子，赚了十倍的利润。这一来，车生就更加富裕起来，置买了肥田好地二百亩。每年只问狐友该种什么；叫多种麦子，麦子就丰收；叫多种稷谷，稷谷就收成好。总之，一切的庄稼种植及季节早晚都取决狐友。因此，两人的友情越来越密切。狐友称呼车生的妻子叫瘦子，看待车生的儿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后来车生去世了，狐友就不来了。

白于玉

吴青庵名筠，少年时就有名声。葛太史见他的文章，常加称赞。便托与吴青庵交好的人邀吴生到自己家里，领略他的言谈风采。不无赞叹地说：“哪有像吴生这般有才华的人，会长久贫贱的呢？”于是让一位友邻向吴生致意说：“假使青庵志高有为，我当把女儿许配给他。”当时葛太史有个女儿，长得非常美丽，吴青庵听说后非常高兴，他也确实很自信。不久，秋试落榜了，他请人对葛太史说：“富贵注定会有的，不知什么时候来，不过迟早之间罢了。请等我三年，不成再嫁别人。”于是更加立志刻苦。



五子曲
偶然假館潤紅塵
跨青蟬送玉宸
居停謀副續青留
清紫衣人

一天夜里，月光之下有个秀才来拜访，长得白净面孔短胡须，细腰长手。问他从哪里来，自称姓白，字于玉。和他略一交谈，使人心胸开阔。吴青庵喜欢他，便留他住下。天色将明的时候，白秀才要走，吴生嘱咐他便路时常到家里来。白秀才感激主人的深情，愿即借住他家的房子，约定好日期就告别而去。

到了约定的日子，先有一名老仆人送来炊具，稍停，白秀才来了，骑着匹如龙的骏马。吴生另安排了一间房舍让他居住，白秀才让仆人牵马回去了。从此，两人朝夕相处，愉快而投合。吴生看白秀才所读的书，并不是通常所习见的，也绝对没有科举应试之类的课业文章。吴生感到很惊奇地询问他，白秀才笑着说：“文人各有志向，我并不是那种功名场中的人物啊！”夜晚常常邀约吴

生饮酒。喝到高兴处，拿出一卷书来送给吴生，书中写的都是道家练气养生的吐纳之术，吴生大都不理解，因内容迂阔而搁置一旁。改日，白秀才对吴生说：“前天送给你的那本书，是《黄庭经》——道家的要义经典，是仙人登天的梯子、浮海的航船。”吴生笑道：“在下所急需的不在这里。况且求仙的人必须断绝情爱姻缘，灭除各种欲念，我苦于做不到啊！”白秀才问什么缘故，吴生顾虑绝了宗嗣后代。白秀才问：“为什么久不娶妻？”吴生借孟子的话而笑答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秀才也回笑道：“王请无好小色！”那你所爱的怎样呢？”吴生就把葛太史许亲的事告诉了他。白秀才怀疑葛女不一定真美，吴生着意分辩说：“这是远近共知的，不是鄙人眼馋贪色啊！”白秀才微笑而作罢。第二天，突然催促整顿行装与吴生告别要走。吴生心境凄凉地和他话别，千言万语，喋喋不休。白秀才打发僮仆先背着行囊上路，两人依依不舍。忽见一只青色的蝉，鸣叫着飞落在桌案上。白秀才告辞说：“车已经驾好了，我们就此分别。如果想念我，就掸掸我睡过的床躺一躺。”吴生还想再问什么，转眼之间，只见白秀才变得小如手指，轻飘飘地跨在蝉背上，吱吱地叫着飞起来，杳无踪影地飞入云中去了。吴生这才知道他不是寻常人，站在那里惊愕呆愣了好久，怅然若失。

过了几天，细雨迷濛，吴生思念白秀才心情急切，看见他所睡过的卧榻，上面有零乱踏过的鼠迹。吴生慨然叹息着扫除了鼠痕，铺上席子就躺下睡了。不多时，看见白家的僮仆来招请他，便高兴地跟着走去。忽而有凤鸟飞集过来，僮仆捉住凤鸟对他说：“黑路难行，可以骑上这个代替步行。”吴生担心凤鸟细小承受不起，僮仆说：“骑上去试试。”吴生按童子的请求跨上鸟背，感觉宽绰有余，僮仆也附坐在鸟尾上，戛然一声长鸣，凌空飞上天际。

不长时间，看见朱红大门。僮仆先下来，扶着吴生也下来。吴生问：“这是什么地方？”僮仆回答说：“这是天门啊。”门旁有只老虎蹲伏着，吴生很害怕，僮仆用身体挡住老虎。走进天门，只见处处风景都和世间不大一样。僮仆引导吴生进入广寒宫。宫里的台阶用水晶砌成，行人好像走在镜子里一样。两棵桂树高耸入云，树干合抱粗细；花香随风飘荡，洋溢在空际。亭台楼阁都是红色窗户，不时有美人出入，美貌秀姿，世间无比。僮仆说：“王母宫中的美人比她们更漂亮。”但是怕主人等得久了，没时间在此留连，便引吴生走出月宫。走了一会，看见白秀才已在门口等候，他握着吴生的手进去。只见廊檐外一条溪流，水清沙白，溪水涓涓流淌；房舍玉石台阶，雕花栏杆。几乎让人怀疑置身在

月宫里。刚坐下,就有十五六岁的娇艳丫鬟献上香茶。不长时间,白秀才吩咐开宴饮酒,有四个美人敛袖行礼,环佩响动,在左右伺候。刚觉着背上有些瘙痒,美人就用细指长甲伸进衣内替他爬搔。吴生感觉心神摇荡,手脚无措。后来微有醉意,渐渐难以自控,笑眯眯地看着美人,故意招引搭话。美人就笑着避开。白秀才让她们唱曲助兴,一名身着绛红色纱衣的捧酒敬客,就便在筵席前宛转悠扬地歌唱起来。诸多美人吹奏笙管,响起呜呜交杂的伴奏乐声。一曲终了,一名身穿绿裙的美人也上来斟酒歌唱。还有一名紫衣美人和一名穿淡白软纱的在那里嗤嗤地笑,暗地里互相推让不肯向前。白秀才让她俩一个敬酒一个歌唱。于是紫衣美人便过来敬酒,吴生借着接杯之机抓挠美人的纤细手腕。紫衣女不觉一笑,酒杯失手翻落地上。白秀才责怪呵叱她,紫衣女含笑拾杯,低头小声说:“冷得像鬼爪子,硬来抓人家的手臂!”白秀才哈哈大笑,罚她自歌自舞。歌舞完了,穿淡白衣服的美人又敬上一大杯来。吴生辞谢不能再饮。白衣女捧着酒杯面露难色,吴生才勉强喝下。他仔细打量四个美人,个个风采翩翩,没有一个不是绝代佳人。他急忙对主人说:“人间的美人,在下想求得一个都很难;而阁下却聚集了群芳佳丽。能让我放情欢乐一次吗?”白秀才笑道:“您心目中自有意中美人,这些女子哪值得高眼下顾呢?”吴生说:“我今天才知道自己的见识不广啊!”白秀才便把所有的美人都招过来,让吴生自己挑选。吴生颠来倒去不知选谁好,难以决定。白秀才因紫衣女和吴生酒席间有过抚手的情缘,就叫她整理床铺,侍奉客人。随后枕被之间的男女欢爱,极尽缠绵深情。吴生向女子索求信物,女子便从手腕上脱下一只金镯送给他。

忽然僮仆进来说:“仙凡两家走的不是一条路,郎君应该立即回去!”紫衣女急忙起身逃避了。吴生问主人在哪里,僮仆说:“一早就去待漏院,等候朝见玉皇大帝。他临走的时候,嘱咐让我送客的。”吴生惆怅不乐地跟随僮仆,重寻来时的旧路回去。快走到门口,回头看童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去了。天门外的老虎咆哮着骤然跳起,吴生惊得逃窜而去。往下看深不见底,而两脚收拢不住,早已奔落下来……大吃一惊醒来,只见朝阳已照红了东方。正要抖衣起床,有东西滑腻地抖落在床褥上,一看,正是紫衣女所送的手镯,心中更觉诧异。从此,他对以前的功名欲望都冷如死灰,常常想去追寻古仙人赤松子遨游,皈依道家。但还以宗续后代为忧虑。

过了十几个月,一天午睡正香,梦见紫衣女从外面进来,怀中抱着一个缠